

C 蘇文35

戰鬥員阿列克賽·顧里珂夫

華北新華書店出版



蘇文

3

戰鬥員——

阿列克賽·顯里珂夫

戈羅巴采夫著

華北新書局發行

新華書店發行

戰鬥員阿列克賽

· 顧里珂夫



著作者 戈爾巴采夫

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

總店：武安治陶

分店：焦作、長治

邢台、邯鄲

定價 元

1946·12·

戰鬥員阿列克賽·顧里珂夫

一 阿里克賽·顧里珂夫征服自己靈魂裏的死亡

……阿列克賽·顧里珂夫，他是不查人，在蘇維埃中尉的營裏當戰鬥員，那兒的人大家都知道他。

他是在戰爭第一天就被徵入隊伍。——親戚們哭也沒有舉得及哭。當軍用列車在烏克蘭草原上爬行的時候，顧里珂夫還是在想家和農事。惱恨着德國人，侵犯得不合時宜！收割也還沒有收割。他不住的計算着勞動日，現在失掉了多少勞動日呀。不過戰爭，他覺得，是不會長久和並不可怕的，像秋天召集入伍人員之類。他望着窗外，數着電桿，他很奇怪，這裏大地究竟當到什麼程度，在蘇維埃國家行行重行行，而却還是看不見它的盡頭，看不見它的邊際。

阿列克賽·顧里珂夫第一次作戰的時候，他並不是膽怯，而是心驚意亂。起初，簡直不知道發生的是什麼事，但是身邊倒下了個同志，而且顧里珂夫看見了血，被打掉的頭蓋，玻璃似的眼睛……

「這是怎麼回事。弟兄們！」他幾乎喊叫起來，「這不是也會這樣爽脆的把我打死

的嗎？」慌張地瞬瞬眼睛，驀然回響。

四面是煙霧，戰鬥，死亡。死亡呼嘯着，死亡呼嘯着，死亡呻吟着，死亡從空中掉下裏，在地上爬，而且似乎沒有地方可以離開它逃走，毀滅。現在阿列克塞·顧里珂夫看不見什麼戰爭，田野，同志，——祇有死亡逼視着他的眼睛，他也預料死亡。整個大地上也祇有：我和死亡。死亡是鐵一樣的，火一樣的，鋼鐵存在時，可是鐵，阿列克塞·顧里珂夫是人，有脆弱易毀的骨肉。打斷骨頭，撕碎軀體。打穿心，這還是人嗎？顧里珂夫成為這無援的可憐人，甚至至於他哭起來了。他在這一處廣大的田野上孤獨得可憐，誰也不來管他，誰也不來援救，也不來身邊哭哭。

於是他憐惜自己，覺得又大又胖，四面八方都容易受到損傷，他覺得這瘦弱的小軀體太擠，手腳很容易碰到他。他翻着發抖——等着死。

然而戰爭結束，顧里珂夫安然無恙。他自己也對這奇怪起來。不停的懷疑自己，不停的伸伸手脚。沒有什麼！沒有孤獨。

「哦，你這樣伏，」他驀為情地微微的笑了一笑。

他記得這一件奇蹟為同志們道：

「瞧，有這種事！瞧，我幾乎……如果它左面一點點寬寬過——那就毀了……」

但是同志們不大相信他。

於是顧里珂夫又離開戰場。他想：

「不，今天，就是明天。……要打死，在這種恐怖中死裏逃生是不容易的事呢。」

阿列克賽。顧里珂夫第二次去打仗的時候，還是懷着希望；也許又會交運。於是死亡又面對着他呼喚。他又由於秋涼的寒氣而微微可畏的戰慄起來，飽過出雪的時候，頭縮在肩裏，跟踉着，聽了每一次射擊聲要哆嗦一下，對每一顆砲彈低頭，等着死，最好快一點……

不過現在並不孤寂了。

孤寂自己立刻消失了，德國轟炸着渡口旁邊的阿列克賽。顧里珂夫，而他却躺在口下，就在水旁邊，肯定地知道：現在真的是完了。

但是忽然希羅索索的響起來，四周開始喧噪着：『我們的，我們的飛來了！』旁邊有人輕聲高興地嘆了口氣。

顧里珂夫沒有立刻張開眼睛，一張開，就看見了頭頂上的天，天又大又高，藍得好像它這一次被漆匠飾新過了似的。我們的就在這天空中打發德國人，擊出了顧里珂夫。大地上變得異樣的寧靜，浪無聲的漂着岸，樹輕輕的顫動着，所有的一切——大地，河流，人們，現在一切都顯得發天：那裏軍海騰着戰門。馬達兒轟轟地吼着，紅色的子彈噼噼地響着，顧里珂夫看見就在他的頭頂上有一架『亨克爾』的飛機。像一條火龍似子似的毀了。一隻獵燕掠，後來第二隻也飛掉了。忽然響開一頂炸彈聲，——牠飛走得了嗎，狗？——顧里珂夫轉瞬不安起來，——但是那降落傘沒起來，——利那在阿列克賽的眼裏縮起來，變得瘦小，像燒着的火煙似的，落在對河樹林邊地方去了。

『啊！啊！』顧里珂夫得意忘形的叫起來。『啊！啊！』哈哈！哈哈！他甚至於在那裏

幸災樂禍地手舞足蹈着不住口的反復叫喊着：『哈哈！哈哈！』當那些『亨克爾』在空中掉頭向西單竄走的時候，他消着它們叫道：『往那兒逃，往那兒逃？打它們！捉呀！』

現在顧里珂夫開始觀看和靜聽戰鬥了。眼睛已經不閉，耳朵不掩了。以前，每一聲射擊總要迫得他發抖，現在他辨別得出什麼時候德國人在打，什麼時候我們的人在打了。我們的愈打得多，顧里珂夫心上就愈變得高興，恐怖消融了。他在廣大的田野裏不再孤獨了：噫，拯救顧里巧克要化多少力呀！

但是他頭頂上，有什麼東西輕輕的噓噓響了一響。他簡直不明白這是什麼。他看見子彈在沙上吱吱的響……來了一下又是一下……雨點似掉在水裏——水濺起來，水面上起了一個圓環。但是掉下來的雨點愈來愈多，而且都圍繞着顧里珂夫。他看見松樹上的枒枝在顫抖和樹上的針葉散在身邊沙上。雨點愈來愈近，前前後後，四面八方都有，勢帶有一個遠得看不見的人在顧里珂夫的頸項四周結一個結，而且跳不出這個結了。

雖然我們的砲隊現在轟擊得又急又密，但這是一樣——顧里珂夫覺得他頸項四周的結還是不可擺地結着，敵人的自動槍兵還是步兵兵的響個不停，漸漸迫近喉嚨口了。……忽然好像堵住似的噤然不響了。

枒枝停止顫抖，水泡在沙上消失了。顧里珂夫小心翼翼地四面環望，只見旁邊有一個人很快地躲着把新的彈藥裝入槍膛。

『這是你把他打死的嗎？』顧里珂夫恭恭敬敬地問道。

『是我，』那人高傲地回答，『怎麼樣？不差吧？』

這時顧里珂夫才記起他身邊有一枝來福槍。它在旁邊。在這以前他沒有想到它

，昨天打仗的時候，也沒有想到。隨身帶着——不錯，這因為公家的東西是不能掛卸的，但是他一次也沒有把它開過。

現在他熱熱而貪慾地把它拿起來，好像在它身上可以拯救一切災厄似的，他開始射擊了，他看也不看，急急忙忙的狂熱地放射（不過手却抖着），他髻部以一個火圈把時已身體四面繞住，正像古時看太婆以十字架把自己身體四面繞住，防備惡鬼的侵犯。顧里珂夫覺得現在死不會突進到他的咽喉，魔鬼不會侵犯上來了。

但是他回頭上却傳來了指揮員的憤怒的聲音：

「你爲什麼濫放彈藥？向那兒放呀？你看見了誰？」
顧里珂夫放下了來福槍。指揮員和他並排躺着，追視着他。四周沙上到處狼藉着放過的彈殼。

「你怕嗎？」指揮員斷斷續續的問道。

「怕……」顧里珂夫承認了，他蹣跚着身子，以爲指揮員要罵了。但是指揮員沉默了一會兒，用嘴唇明啾，輕輕的說：

「第一次大家都怕的。」

第二次戰事中，阿列克賽·顧里珂夫仍是安然無恙。他又沒有受難！沒有受難！他又奇怪起來。晚上他到指揮員面前，兩脚巡迴不定的交換站着問道：

「少尉同志，你意思怎麼樣：打死一個人，需要許多子彈嗎？」

指揮員詫異地望了望他，然後微微的笑了笑答道：

「膽小的人——一顆流彈就夠了。勇敢的人——那一顆也嫌少。」

「爾里珂夫對這些話有實想了一番。誰說打仗的時候不用想，誰就是從來沒有打過仗。打仗的時候是想的，而且想得又銳敏又迅速。眼睛也很銳利。」

「爾里珂夫不久就覺到懦夫的確比了蒼蠅都容易死。子彈的飛襲就是此。飛襲，它是有的，任何自己的法則的，這一個法則就應該知道。懦夫在砲火下亂轉，懦夫是什麼也看不見的，任何那一顆子彈都會找到他，他躺在槍林彈雨的小徑上，在流火下倉惶逃走。懦夫就是帶了槍也還是沒有武裝的。他不用火來答覆火。他不是戰士，他是槍靶子。」

阿列克賽看見懦夫們死去的情形，他這時總這樣想：

「人真是脆弱的東西。像田野裏的一顆小草。括一陣風——他就沒有了。」

但是有一次阿列克賽在醫藥衛生營，包紮一處微小的傷口，他在那裏看見了中士巧爾諾夫，這一天全團都在喧傳他。這位中士的身上沒有一處活的地方，他全身被打傷和刺傷，但還是和敵人打着，德國人無論怎樣也不能把他打死，結果還是沒有打死。

爾里珂夫尊敬地看着他的傷口，詫異地搖轉着頭。他不禁想看看，摸摸這人的骨頭是怎麼的，它們怎麼會打不斷的。

巧爾諾夫在藥草上轉輾着，他在吮吸着牙齒中沙塵地說：

「扯說！扯說，活得下去的！扯說！」

「這他是在對死環境鬥，」爾里珂夫猜測了。「這人的靈魂多高傲。」他問醫生：

「難道還會活了嗎？」

「會活的！」醫生自信地回答，「而且還會打仗的。」

這件事感動了爾里珂夫，從醫藥衛生營出來，他對同志們關於他講了好久。

「這嗎？人是很脆弱的東西，但是你聽，怎麼也不能把他打死，如是他還想做的話。不，我是這樣想的，假使要活，就應該活了再打。你給你死，你已給他死。你們在那兒看誰牌呢！」

他發覺政治指導員也在聽他的話，所以樂為他起來了。

「政治指導員同志，」他不好意思地說，「我這是用我自己平日的頭腦所發的議論。也許，並不如此！」

但是政治指導員附和他：

「是如此的，顧里珂夫同志，是如此的！」

這是連裏的新的政治指導員迪凡采夫同志。從前的政治指導員叫米爾斯基。那一個政治指導員，顧里珂夫不愛他。那一個傢伙老是喊死。偵察員出去搜索的時候，他總是對他們說道：「你們去死，同志們！但是你們要神聖地執行你們的責任。」連隊出去進攻的時候，他總是衝動地大聲喊道：「我們去死，同志們，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，我們大家都去死，但是不要放縱敵人。」祇聽見他說：我們去死我們去死。到了這地步，每一個人人都覺得壓倒住你，找尋你。

關於自己，米爾斯基說：我總想死。但是顧里珂夫心中好笑：不，同志。如你總想死，那末你也不用想它了。放心去打，別怕死，也不要顧慮死。如果老是說想喊喊死，結果就：不是你喊喊它，而是它喊喊你了。死佔有了你這一切念頭，活人也要給它裏到裏衣裏去了。懷着這種心去打是很糟的！

懷着死的氣息是不能的，但是忍耐是可以的。所以顧里珂夫忍耐了。他學會了權詐

和打仗，子彈發那也會兜過他。

米爾斯基不久被撤掉到什麼地方去了——他神經壞了病，——連裏委來了池凡采夫。這一個人不講死，而關於生活和勝利却講得比較多。他是個青年，性情愉快，秉性好動，而且健於談風，他這樣流暢地講生活，講勝利之後將過怎樣的生活——自由的，晴朗的，幸福的，爲了這種生活死也是不可惜的！

顧里珂夫在夜裏也愛幻想這種生活。這種幻想將把他帶到故鄉去，帶到對河去，帶到山崗上去，小樹林旁邊去，那裏有一棵小白樺樹和一棵小櫟樹交叉生着。

八月中的穀物多好！廐房裏的馬多好！妻子的手多勤儉，女兒的眸子藍藍的藍藍的——多好，這樣的藍是什麼地方沒有的！顧里珂夫回到家裏的時候，全村將歡迎他，在集體農場的庭院裏敲鐘，在白樺樹底下大開宴席……多豐富！穀物多好！禽鳥多好！奶蛋好！妻子向他伸手……老婆的手多勤儉，溫暖，溫暖……

『是的，』顧里珂夫幻想着，嘆了一聲，『就是這樣……阿列克賽·季霍奈奇，你靜靜下去，就得爲生活打！』

二 阿列克賽·顧里珂夫狂怒起來

戰前，阿列克賽·顧里珂夫是一個歸依土地的溫和善良的人。他雖然年輕，但是老人們也不討厭他的勤苦，他有一種才能：懂得土地。他懂得照自己的意思，照農民的意見，因爲各人對於土地都有着各自的見解。對於工程師，土地是礦，煤，金；對於建築

師，是土壤，對於水手，是岸。而對於顧里珂夫，土地是小麥，裸麥，牧場，休耕地，菜園。

在戰爭中，顧里珂夫對於這一點好久不能習慣：這方種小麥的耕地竟完全不收其為耕地，而是「火陣」，菜園也不收其為菜園，而是「營長指揮站」。顧里珂夫幾乎把那年紀輕輕的排長激怒起來。顧里珂夫時常這樣報告：

「是，上尉同志，您的命令完成了。我到菜園裏上尉那兒去報告，說大砲已經從小麥裏移到蕎麥中去了……」

排長被這種報告所不快起來了；起初還忍耐着，後來就激怒地開口對顧里珂夫說：「該照軍隊的規矩說話。顧里珂夫聽着他，懷恨地嘆了口氣，一面惱恨他擾亂了那好人——指揮員的心緒，一面又惱恨他不能理解軍事常識。而最辛苦的是小麥給軍隊蹂躪着。蕎麥上滾着大砲的輪子。向日葵像被割斷了似的倒下去。戰爭。」

顧里珂夫永遠記得，我們軍隊撤離小麥區的情形。小麥，——顧里珂夫也祇能看看它——黃金色的，碩大茁壯的小麥。它們這樣的在草原的風下呼嘯，對鐵刀發着愁，它們怎樣的崩塌下來，它們起初被踐踏，後來被燒了，以免被德國人拿去，小麥田裏的烟多苦，這種焦臭的氣味顧里珂夫是永遠不會忘記的。

阿列克塞·顧里珂夫走過許多城鎮和村落，到處看見：戰前人們這裏的生活的很正當，富裕清潔的。在特羅斯特爾河卡維斯次——實陀里斯克各村裏的茅草屋頂髣髴是摩登少女梳成的各種髮式：有的地方磚棹，有的地方磚成房子，有的地方捲成一團一團，還

● 有一個時期不下種，加以惡耕，改善土壤，使之適於下一期種植的田地。

髮匠的工作，布格河那裏有葡萄園，瓜田，一布格重的西瓜，至於南瓜——那簡直種也無由種的。莫爾達維亞人的屋子是有蓋的，保加利亞人的屋子——窗上還有一串串紅辣椒，像少女頭上的頭飾。德聶泊河那邊有肥沃的，黑土的草原，大村子，農舍是很愉快的，染着一切的彩色——青的，粉紅的，奶油色的。烏克蘭人的生活是很清淨的。在他們農舍裏甚至於空氣也清爽，發出草或甜味乾草氣息。人們生活得很合理，很富裕。顧里珂夫到處碰見這種自由自在的生活——人們看着這種生活的破滅而哭起來，顧里珂夫的心也湧滿了悶氣和怒火。

他低低的垂下了頭，走着這條苦難的路，穿過煙霧和花臭，女人們在井旁邊用長久的告別的目光送着他。女人們什麼也不說，也不笑，手也不舉到頭上去，祇是默默跟着過去，不過他們的眼睛又燥又苦，燒着顧里珂夫的靈魂，髮露他對一切負着罪。

是的，他對一切負着罪，他身上對人民負着重大的罪，因為他打得壞。臂力最薄弱和有一部份墮入包圍的時候，他也像其他幾個人一樣，打也不打，扔掉了來福槍，跑到眼睛所看見的地方去了。此後他在玉蜀黍叢中和一個同志躺了三夜，直到他餓得他們趕出來到大路上。

當他們從玉蜀黍叢中出來的時候，赤着腳，衣衫襤褸，武裝也沒有了，這兒周圍和許多維爾斯達前面已經煙霧沖天，燃燒着樹叢，磨坊，村莊。路旁帶有被絞死的集體農民；淺色的田裏播着草上。

約合中約三十斤。

一、〇六七公厘。

顧里珂夫和那同志沿大地日夜夜走了許多天，他們在村子裏討麵包吃，逃避德國巡邏兵，但是總不能走到自己的部隊裏去。有一次，那同志忍不住了，他也往路旁石頭上，指着自己血淋淋的兩腿腿說：

『我什麼地方也不去了。反正拉西亞是完了。』

顧里珂夫什麼話也不答，站了一會兒，想了一想，頭也不回的獨個兒往前去了。

他不知道俄羅斯是成了怎樣，我們的部隊現在在那裏，德國人走了多遠，但是他的纏糊糊地都身覺着：俄羅斯是不會完的。而且更清晰的是：應該衝出去到自己的部隊那兒去。於是踟躕地走去。

他離開大路好久了，他蹣跚地走着村落間的小道，村中的幽徑。田野裏的小路，在高大的向日葵和村落之間遶走，祇在黃昏的時候才在村中的什麼地方出現，小心翼翼地蹣跚沿上一家農舍的小窗子。祇要不關到德國人身上，在俄羅斯人那裏，他總能找得到一塊有鹽的麵包和一把稻草的。

有一天中午，他到了一個村子，飢餓驅使他闖進一家農舍。他敲了一下。有一個身材高大的年輕婦人探頭出來，又漂亮，又熱情。她起初給他嚇了一跳：他現在變得可怕了，長着鬍子，鬍也不梳，後來她把他領進農舍，讓他坐在桌子旁，而自己却一會在房間裏從灶頭到桌子，一會從桌子到小房間裏，來來往往的忙個不停。

他吃的時候，——起初貪婪地狼吞虎嚥，後來吃饱了，想起了村子裏的風俗，就慢慢兒的，像做客一樣，——她對他說道，德國人還沒有侵犯到這裏來，但是人心惶惶，

大家都恐慌非常，什麼生活也沒有了。他吸着奶，聽着她婦人家的默然訴苦，寡婦的恐懼，他同情地點點頭，因為實在在戰爭中受德國人的苦處最多的是鵝和女人：鵝——放在鍋裏，女人——加以侮辱。

他餵了以後，他用袖拭去了汗，望着窗外，——太陽還是高高的懸在空中——他欠身說：

「謝謝，女主人。現在我要走了。」

但是她翻看他那血淋淋的腿，搖搖頭：

「你上那兒去呀？你走不到的，」說着，眼睛往下望着地板，輕輕的，好像嫌露情似的說：「你留在這裏吧。住下吧。我沒有莊稼人，女人沒有男人是不好的。田裏的事都要亂七八糟了……」

他當時躊躇不安着——農舍裏又暖又好，那小房間裏還飽滿地發出菜湯和燒熟的蘋果的氣息。草在地板上甜蜜地死去不是薄荷，就是香薄荷……

「好，」他輕聲答道。

暮色蒼茫，女主人去餵牛取水的時候，她走出農舍，到舍門口去抽煙。他的鬍子現在梳過了，襯衣也換過了，——那婦人把丈夫的襯衫給了他。他一面抽煙，一面站在台階上環視着庭院。他發現那庭院是個農場，菜園很大。『噯，看來……』他于——『噯！』他感嘆地想道。又想到：『這庭院該修一修。』四月沒有戰爭，沒有死，沒有血。

他在庭院裏走着，慢慢兒將草地除草，像農夫。手和腿裏，一切都是新鮮的，一切都還是習慣的。『草要割了！』他用手指碰着那把柄太鈍的刀。因為上給那習慣的農民的世界所困住了，舊風俗傳出一股溫暖的氣息，心甜蜜地躍動起來，做工的人的手也癢了……

這天夜裏，他躺在被上。身上收拾得乾乾淨淨，吃得飽飽的，穿着別人的乾淨的襯衣。那少婦懶洋洋地，幸福地呼吸着，在夢裏對她自己經過的女人的幸運微笑着。但是阿列克賽沒睡着。他在枕上睡不着，——不知爲了農舍裏氣悶，還是爲了地板上的草在不安地死去，香薄荷或者長薄荷，他們的氣息刺激着他的心……

阿列克賽想起了家和妻，孩子們和同志們，——他們脫險了沒有？——不在的貧瘠的田野，沙和砂質的粘土地，紅髮的連長，他常常囁嚅咕嚕着：『這裏的食客很多，——戰鬥員，我看太少……』還有十字路口的吊架，懸在草上的藍腳，『而我却躺在別人的被上享福，』——還有田野和村莊上的煙霧，大地燃燒得變成又黑，又鐵，又苦；——常祖國的土地在燒的時候，阿列克賽，廬里珂夫現在是永遠不能安寧地入睡的。

他輕輕的從被上起來，不要驚醒女主人！——輕輕的穿好衣服，門口站了一會。低聲說：『謝謝，女主人。別費備吧！』揮了揮手，出去了。

當他出來吹到了新鮮的風，他心上就輕鬆和自由了。

他前面又是煙霧迷漫和血淋淋的大路，——俄羅斯人民的苦難的路。他又穿過冒着煙的村莊，走過廢墟和吊架，女人們的苦淚掉在他的心頭，孩子的號叫在他的耳朵裏響着。——這種臨死之前的叫聲，他是永遠不會忘記的。

他是一個正直的鄉下人，起實敏慧，胸襟率直，心地乾淨。他習慣於緩慢和當心地探問一切，他聽聽大家的話，想懂得大家而不衝撞什麼人。當他看到了火災和屍首，他明白這是戰爭，關於這事父老們都會經驗過的。但是孩子們，孩子們，却爲了什麼呢？他站在那具屍屍邊，一個自盡的女孩子旁邊，她是被德國人走過的時候打死的，他弄不

明瞭。爲什麼？爲什麼？他想：我的安紐特加結果也將如此……

另外有一次，他看見德國人掠取合作股，把箱子、桶、織物裝進幾輛馬克……忽然之間，顧里珂夫想起，有一次在外配了麵包以後，他到一個小林子裏去，臂肘倚着石，和販子伊凡·賴其奧諾夫談了嚴肅的談話。伊凡·賴其奧諾夫第一次戴著金絲眼鏡，從櫃台底下拿出一本定貨簿，顧里珂夫對他說，他到冬天想做一件皮衣，女主人要薄紗，兒子將上學去，所以要長絨氈靴……

「薄紗我可不能保，」伊凡·賴其奧諾夫擔心地答道，「不過當壽可能辦到……」現在德國人在搬薄紗，呢絨，氈。他們打破了門，拆了鎖，開了櫃……顧里珂夫又明白了：憑什麼權？這是我們的，我的財物……

有一次，他走過被德國人所毀的老家。他不由自主的走了進去。好像有一種力量推動着他。家裏的玻璃全被擊碎了，傢具也毀壞了，地上雜着草、糞和塵土。顧里珂夫走過所有的房間，他的臉像石頭，眼睛發燥。有一間房間裏，他忍不住——掉淚了。那兒放着孩子的床。給初生的孩子睡的白色的床。

他站了好久，對那空的小床低着頭，像那時對那穿着洋布衫，握着豌豆的姑娘子的隱首。他想起，有一次在霞光燦爛的秋天的早晨，他到區裏的醫院裏去。——要在生產第一的孩子。醫生走出來到台階上，恭請他生了兒子。大家抽了煙，「他像做行家？」「醫生開玩笑道。」「不，」阿列克塞回答說，「他將跟父親一樣，做一個農夫。」這一天早晨這樣的溫暖，到處在鳴叫，勞累四面都是鐘和雲雀，在醫院的台階邊邊游蕩着幾匹馬。幾匹紅毛良駒，牠們不耐煩地嘶叫着，在那半蓋的馬廄裏太陽底下燦爛着。